

人口學刊
第 46 期，2013 年 6 月，頁 121-161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46, June 2013, pp. 121-161

研究論文

移動之民：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在臺澳 之間的適應與流動

徐榮崇*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E-mail: richard@mail1.tmu.edu.tw

收稿日期：2012.08.13；接受刊登：2013.02.06

摘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跨國主義的概念，探索臺灣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在臺、澳兩地間的適應情形對回臺決策的影響。在方法上，針對22位曾居住於布里斯本、雪梨和墨爾本的年輕移民進行深度訪談，並將訪談結果加以群聚歸類，從「在澳洲的適應」、「回流過程」與「回臺後的適應」三動態移動過程，用矩陣將影響因素進行交叉分析，並以此建構一個關係樹狀圖，得以分析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發現影響年輕移民移動的因素包括社會環境、家庭與個人等不同尺度因素。因素間交互影響讓決策成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不但具有跨國性思維也受到社會網絡影響，而這樣的決策情形挑戰了傳統對回流定義的觀點。

關鍵詞：回流、澳洲、遷移、適應、迴圈移民

壹、前言

1980年代，大量臺灣移民為了子女教育和更好的生活環境選擇移民澳洲（徐榮崇 2009a）。這些在臺灣出生，隨著父母移民的第一點五代小孩，¹曾被稱之為「空降小孩」（parachute children）（Pe-Pua et al. 1996; Skeldon 1994）。他們多在被動的情形下，不得不放棄和母社會的關聯，重新接受新文化和新朋友。在多元文化澳洲的社會環境及開放的教育體系下，解放了臺灣教育的體制枷鎖，除了一邊必須接受新的社會與文化外，還必須承受來自父母的傳統中國思想，以及父母因移民適應所產生的各方壓力（Chiang and Yang 2008）。雖然他們在較「人性化」英語環境下學習與成長，因為語言關係，使他們能在未來發展上更開闊、更具國際觀，並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中伸展觸角。然而，大家都為子女教育飄洋過海來到陌生的澳洲，讓他們在澳洲社會中生活、學習、受教育，尋求家長眼中所認為的高品質教育（high quality education）。似乎大家都認為，不管小孩在臺灣的程度如何，來到了澳洲應該都可以讀的很好，並且符合澳洲主流社會所認定的高成就亞洲學生（high-achieving Asian students）（徐榮崇 2006, 2009b）。

2000年以來澳洲臺灣移民，開始展現強烈回流的趨勢與意圖。從澳洲移民與公民事務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DIAC）歷年的統計資料來看，離開澳洲的臺灣移民人數逐年增加，到了2003年淨遷移開始呈現負數（見圖1）。²同時從表1中的資料也

- 1 對於「年輕移民」的界定，本文主要參考Levitt and Waters（2002）在*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一書中對「第二代移民」（second generation）的認定，在概念上第二代移民具有雙重意義，一為在移入地（destination）出生者，一為在原居地出生（original country）者。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後者，指的是在臺灣出生，跟著家庭、父母一同移民的小孩，我們又稱這些小孩為「一又二分之一代」（the “one and a half generation”）或稱為「一點五代」，以做為與移入地出生小孩的區隔。
- 2 2003年臺灣出生移民永久移出（permanent departure）澳洲人數（952人），已超過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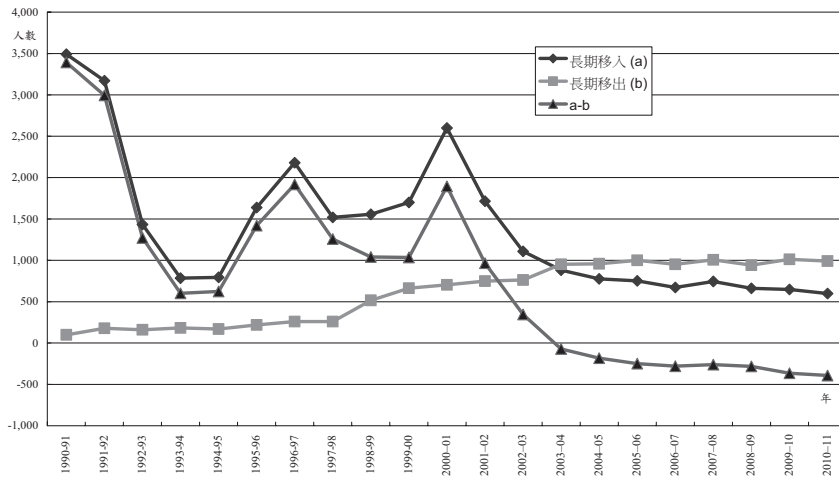


圖1 歷年長期移入及移出澳洲的臺灣移民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a, 2007b, 2007c, 2008a, 2008b, 2009, 2010a, 2010b, 2011)、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2002, 2003, 2004)。

表1 長期移出澳洲臺灣移民的最終目的地人數趨勢表

	移至原居地 (same as country of birth)		移至非原居地 (not country of birth)		總計 人數	
	人數	%	人數	%		
2005-2006	臺灣出生移民	779	77.9	221	22.1	1,000
	所有非澳洲出生移民	20,920	62.3	12,649	37.7	33,569
2006-2007	臺灣出生移民	730	76.8	221	23.2	951
	所有非澳洲出生移民	21,830	62.0	13,391	38.0	35,221
2007-2008	臺灣出生移民	778	77.3	228	22.7	1,006
	所有非澳洲出生移民	22,767	60.3	15,012	39.7	37,779
2008-2009	臺灣出生移民	704	74.7	238	25.3	942
	所有非澳洲出生移民	23,770	59.8	15,999	40.2	39,769
2009-2010	臺灣出生移民	779	77.9	221	22.1	1,000
	所有非澳洲出生移民	20,920	62.3	12,649	37.7	33,569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a, 2007b, 2008b, 2009, 2010a)。

顯示，這些離開澳洲的臺灣人有七成五的人選擇回到了臺灣。³其中以移居五年以上的臺灣移民比率最高（見表2），表示他們對澳洲的生活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體驗。他們以25-34歲和45-54歲回流者較多（見圖2）。從調查得知，其中年輕移民者回流的目的是為了創

表2 長期移出澳洲臺灣移民在澳洲的居住時間分布表

	<2年		2-5年		5年以上		總計	
	No.	%	No.	%	No.	%	No.	%
2005-2006	137	13.7	174	17.4	689	68.9	1,000	100.0
2006-2007	123	12.9	166	17.5	654	68.8	951	100.0
2007-2008	110	10.9	174	17.3	761	75.6	1,006	100.0
2008-2009	98	10.4	153	16.2	686	72.8	942	100.0
2009-2010	88	8.7	156	15.4	765	75.6	1012	100.0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2007a, 2007b, 2008b, 2009, 201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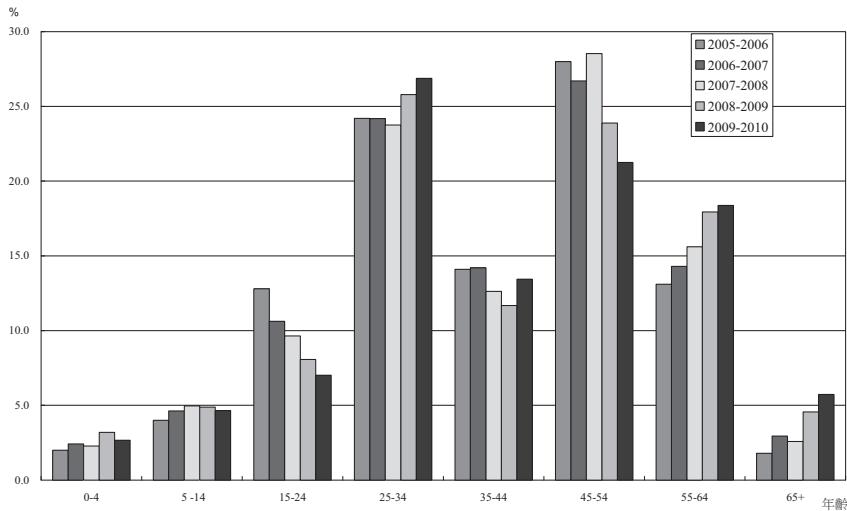


圖2 長期移出澳洲臺灣移民年齡分布圖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2007a, 2007b, 2008b, 2009, 2010a）。

3 相對於所有移出澳洲的非澳洲出生移民的六成二是較高的。

業與就業，而年長移民者回流的目的則多為了落葉歸根（姜蘭虹、徐榮崇 2003）。

究竟這些臺灣年輕移民選擇在回來臺灣的動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在澳洲跨文化的生活環境下，適應上面臨了哪些問題？影響他們回流的因素有哪些？回到臺灣時的再適應情形為何？因此，本研究想分三階段「在澳洲適應」、「回流過程」和「在臺灣適應」，來一步一步的解析我們應如何看待「回流」這件事？

貳、文獻回顧

對於移民回流，所牽涉的議題相當廣泛，包括了移民回流的原因及其類型、全球化架構下的思維及影響、生活適應和再調適，以及認同與再認同⁴等問題的探究（Gerstle 1999; Gmelch 1980; Ip 2011）。

早期Cerase（1974）研究義大利移民自美回流的現象，認為回流類型及移民回流後所受到的衝擊，絕大部分是依他們在移入地達到文化適應過程的哪一個階段而有不同。而將回流區分為：失敗的回流（return of failure）、傳統的回流（return of conservatism）、創新的回流（return of innovation）以及退休回流（return of retirement）等四種形式。而Virtanen（1981）則提出國際移民遷移循環階段，分成在原居地的生活（life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移民（emigration）、在移入地的生活（life in the host country）、回流（return migration）等四個階段。並主張國際移民的遷移並非到回流為止，部分回流後的移民仍可能因為原居地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再度移出。並認為回流原居地社會只是一個短暫的、目前的狀態，也是他們在國際間尋找工作機會的

4 移民在遷移一段時間後，除了生活適應移入地外，也會對移入地的社會、文化等面向產生認同，展現出混雜（hybrid）的文化表現。當他們回流原居地時，因生活環境的改變，不僅會讓他們再次面對另一次的生活習慣上的適應，同時也會對原居地的社會、文化等（雖然這是他們曾經熟悉的），進行再一次的認同。

方式之一。另外King (1986) 從移民的意圖，將移民回流的情形分成一開始移出時就意圖回流，且到最後真的回流、當初意圖在短暫停留後回流，但最後未回流的移民、原本意圖永久移民，但最後卻選擇了回流、以及原本就不意圖回流，最後也真的未回流等四類，來解釋移民回流的動機與因素。

然而，Cerase、Virtanen和King歸納的回流文獻多半為1980年代以前的回流現象，對於回流理論確實有其貢獻，但對1980年代後才興起的亞洲新移民的討論，似乎仍有不足。尤其是King對於回流動機的主張，尚借用遷移法則中的觀念⁵來看回流。例如，他認為「距離」會是影響回流的重要因素。即是對移出者而言，移動的距離愈短，發生回流的機會就愈高。這對1990年代受全球化影響而興起的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⁶而言，似乎立論上不能符合時代需求。Gmelch (1980) 發表的文章〈Return Migration〉一開始即指出，今日 (指1980年) 的國際遷移的情勢與過去的單向遷移後不回流情形已大不相同。由於全球化下跨國行為的盛行，使得新移民的回流情形與以往的回流移民有所不同。⁷科技發展所導致的「時空收斂」效應，改變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思維模式 (徐榮崇、姜蘭虹 2004)，也打破了國界限制，讓他們在跨國空間中生活、相互流動與聯繫 (connectivity)。Smith and Guarnizo (1998) 及Faist (2000)，前後相繼提出跨國性的社會領域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與跨國性的社會空間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理論，來討論移民在母國與移居國

- 5 Ravenstein (1885) 的遷移法則提出「人口遷移受距離的影響，一般傾向於短距離的遷移」；Zipf (1946) 的互動假設認為「兩地之間的總遷移量與兩地人口數量的乘積成正比」。這兩者都提到了距離愈近，遷移愈有可能發生。
- 6 自從Glick-Schiller等 (1992) 在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一書中，開始使用「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一辭，來探討當代的移民現象以來。近十年內，包括人類、社會、政治科學、經濟及地理學各領域的不同學者，便相繼從「跨國主義」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的移民議題 (Kivisto 2001)。
- 7 以往的學者多從回流的距離、時間和意圖等來探討回流的因素。

之間社會結構與流動的情形。當移民在建立社會領域時，會將原居地與移入地連結在一起，視為一個整體（Glick-Schiller et al. 1992）。空間（space）並不只是提供一個自然的表徵，而是一個更大型的機會結構體（opportunity structures），更涵括了跨國性的社會空間（Faist 2000）。這對於移民而言，在原居地和移入地之間的移出與回流，其實只是他們在跨國的社會空間系統中追求最有利的經濟、文化、政治機會的結果。

研究顯示，臺灣移民因澳洲就業不易及專業證照不被承認，加上親人或事業還在臺灣，必須在兩地間建立經濟與社會網絡，而定期往返於臺、澳二地當起了空中飛人。如此的生活方式，不僅滿足了家庭的經濟與家庭團聚需求，也降低了移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所產生的不適應和困擾（姜蘭虹、徐榮崇 2001；徐榮崇 2002；Chiang and Kuo 2000；Guo and Iredale 2003；Inglis and Wu 1994；Kee and Skeldon 1994；Wong 2004；Wu et al. 1998）。其實，觸動澳洲臺灣移民選擇回流的因素，包括經濟與文化因素，並交互影響移民做回流的決定。第一代移民多在經濟已有基礎，回流多因家庭團聚等文化因素所影響。而年輕移民則多因必須回臺灣接掌事業或就業，其回流動機主要是經濟考量。他們仍然會注意澳洲社會的機會，如果未來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會考慮回澳洲或者是打算將來回到澳洲退休養老（徐榮崇 2009a）。同時Ley and Kobayashi（2005）發表的〈Back to Hong Kong: Return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Sojourn?〉一文中則認為，不同的生命週期有著不同的遷移策略，其早期與中期階段經濟是重要考量因素，而初期和後期則和教育與好的生活環境有關。因此，新移民的回流並不代表永久的回到原居地，而可能是其遷移循環中的一個階段而已，在不同的階段與情境下，有著不一樣的決策。

也正因此，在跨國主義的框架下，年輕移民對於移入地的社會認同也開始發生變化。跨國行為使其在原居地和移入地之間方便的來回移動，他們感覺自己無法完全地歸屬於（completely belonging）其

中一國 (Foner 2002)。當他們與原居地接觸越頻繁，就越瞭解自己的家族史與故事，就越能整合這些故事和經驗至自我的概念中 (self-concepts)，其結果可能使他們繼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並面對他們的移入地 (Fouron and Glick-Schiller 2002)。當他們在同時保有並參與原居地和移入地的活動時，他們無法完全的投入兩邊的活動，因為他們發現居住在多元的地方 (multiple localities) 也可能產生多元的認同問題 (multiple identities) (Light 2001)。Levitt (2002) 更指出：一些高等教育程度的第二代移民 (包含一點五代的年輕移民) 會將他們與母國之間往來的跨國行為視為「B計畫」，即是當他們在移入地的發展遇到瓶頸時，可以立即採取轉換發展地點的行動，另起爐灶；或者將其視為他們得以分散風險並增加額外收入的方式。此即徐榮崇 (2002) 所指出的：移民由於和母社會間保有密切的往來，提供了他們「進可攻，退可守」的心理保障，而導致移民對移入地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的看法，產生相當程度的減弱與衝突。也讓他們在適應當地生活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衝突與障礙。跨國性的移民不僅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忠貞對象，同時對於家 (home) 的意義，也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想像。也就是說，當移民面對在不同的處境時，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會隨之改變的 (Chiang 2011)。

正如Brody (1970) 所說，他們內心可能同時啟動了防衛和調適的機制，但是無論接觸過程順利與否，尋求一種自我歸屬的感覺總是人性中所企盼。移民在追求認同過程中，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並在兩地文化的衝擊之下，建構出移民們獨特的、混雜的 (hybrid) 文化風格 (廖珮君 2005; Guo and Iredale 2003)。而Ip (2011) 則更進一步用同時發生 (simultaneity) 和灰色地帶 (liminality) 來說明澳洲第一點五代年輕華人的認同。當認同處境不同時，會同時出現不同的自我認同，也會出現介於灰色地帶的自我認同。因此，移民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殊背景，其身分及文化傳統往往隨著空間的轉換，同

時受到固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衝擊，不斷地進行融合與再現，而呈現動態的過程。

對於早期臺灣移民回流的研究，多以留學生的動態作為研究對象。1989年臺灣開放觀光以前，透過出國留學後滯留不歸的方式，取得國外居留權和公民身份達到移民的目的，也因此造成了臺灣社會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現象（令狐萍 2001；黃光國 1988；蕭新煌等 1994）。當時回國服務的學子與出國留學人數相比之下，相距甚遠。⁸到了1990年代前後，由於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及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潛力，在國外職場有著「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心理作用及移民者獨具的拓荒者性格等因素，讓臺灣地區國際移民流動出現一種雙向流動及雙向成長的趨勢，臺灣吸引了大量高科技產業的相關專業人員及留學生回臺，且人數快速增加（廖珮君 2005；蕭新煌等 1994）。

這時對於留學生回臺的少許研究，如，余德慧、顧瑜君（1991）的〈四個留學生的漫漫心路〉，作者從四個留美女學生的故事歸納出臺灣留學生奇特的「逆文化適應」；林慧蘭（2002）的〈我國海外高級科技人才返國工作動機與適應之研究——以工研院為例〉，則以工研院的高科技人才為例，指出返國工作的動機、家庭的支持程度、對於文化差異的認知程度與調適情形、對於組織所提供支援的滿意程度等因素，都會影響高科技人才的適應情形。

徐榮崇（2009b）採用了Cerase（1974）和King（1986）的觀點加上了適應的歷程，⁹認為在不同適應歷程的回流，會導致不同的循環移民傾向（見表3）。同時，亦提出不同的世代（第一代移民與其子女）與不同的適應歷程，有著不同的回流型態（見表4）。而King

8 根據青輔會的統計，從1950到1971年，留學生（其中90%為留美學人）接受輔導回國就業的有2,341名，僅佔同期出國留學人數的7.7%（令狐萍 2001）。

9 徐榮崇（2009b）將移民的適應歷程分為，蜜月與摸索期、探索與衝擊期、適應期、憂鬱與抉擇期和接受與認同期。

表3 澳洲臺灣移民回流的模式——以適應歷程、
回流型態和迴圈移民分

澳洲臺灣移民適應的歷程	回流型態	迴圈移民 (circular movement)
蜜月與摸索期	1. 失敗的回流	-
探索與衝擊期	1. 失敗的回流	+
適應期	2. 傳統的回流	+
憂鬱與抉擇期	2. 傳統的回流	+
	3. 退休回流	+，-
接受與認同期	3. 退休回流	+，-
	4. 創新回流	+
	5. 不回流	-

資料來源：徐榮崇（2009b）。

註：+表示有迴圈移民的傾向，-表示沒有迴圈移民的傾向。

表4 澳洲臺灣移民回流的模式——以適應問題與再流動情形分

	第一代移民	第一點五代移民
返臺後適應的問題	少 • 除了天氣和交通以外，幾乎沒有適應上的問題。	多 • 面臨職場文化、生活型態和社會文化等不適應。
會選擇臺澳間流動的情形	多 • 多會因天氣、經濟、家庭、社會福利等因素，不固定住在臺灣或澳洲。	少 • 多因已工作或已結婚，暫時性的無法移動。 • 但未來他們的動向會選擇移往第三地並考慮未來回澳洲居住。

資料來源：徐榮崇（2009b）。

and Skeldon（2010）對於移民的移出與回流遷移過程，亦將國際與國內的遷移途徑一併考量，提出了10類的遷移途徑（見圖3）。同時，他們的認同也會受到移民時年齡、家庭教育和居住澳洲時間等因素的交互影響而改變（見圖4）（廖珮君 2005）。其型態已跳脫過去只注意到單向的人口流動，而是往返於原居地與移入地之間的迴圈移民（circular movement）現象。這情形和Ip（2006）從跨國主義的觀點探究了紐西蘭華人群體的迴圈式的移民動向，有著同樣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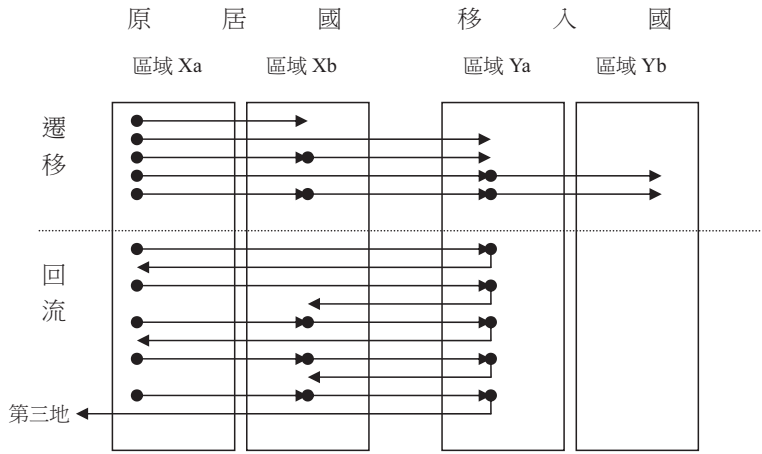


圖3 遷移途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King and Skeldon (2010)。

註：Xa代表移出國a地，Xb代表移出國b地。

圓點代表移出，箭頭代表移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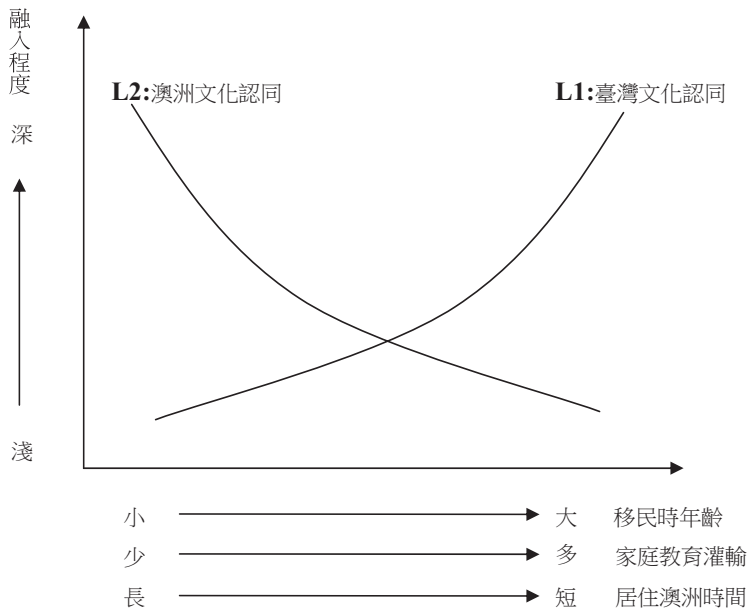


圖4 澳洲臺灣一點五代年輕移民的文化認同示意圖

資料來源：廖珮君 (2005)。

也呼應了Hugo（2008）的亞澳國際遷移系統模式（Model of the Asia-Australian Migration System）。¹⁰故而，過去單向流動的「回流」思惟，應重新思考。其回流意圖不僅是單向的回流，更有的是有如候鳥般跨國界不斷來回於兩地的移民（徐榮崇 2009b）。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由於本研究的提問是：臺灣年輕移民回來臺灣的動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此設計的架構，主要探討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二地間適應與流動意向的關係，而且是受到何種不同的因素影響所導致的結果，並分別在「澳洲適應」、「回流過程」與「在臺灣適應」三階段來探討（見圖5）。

二、質性問題的設計

本研究以生命史的觀點，依照時間順序發展問題。從年輕移民在澳洲所面對的適應情形，到他們回臺的決策過程，再到回臺後面臨的適應問題，最後再詢問年輕移民對未來規畫與再遷移的可能性。故而，本研究的問題內容主要包含：移民經驗、澳洲適應情形（就學、就業、家庭期望、社會網路等）、回流決策與過程（原因、影響因素）、回臺適應情形（求職、就業、家庭、社會網路等）和未來的生涯規劃。在每個部份均包含研究者已擬訂的題目，透過面對面深度訪談，來幫助研究者想要瞭解的問題。

10 該模式指出，當代亞洲國家與澳洲間的遷移形式包括的移民種類有：傳統移入澳洲的亞洲移民（permanent settlement of Asians in Australia）、經由第三國進入澳洲的亞洲移民（indirect settlement migration to Australia）、回流亞洲國家移民（return migration）、移向第三國家移民（third country migration）、移向亞洲的澳洲移民（reciprocal migration of Australians to Asia）、迴圈移民（circular migration）。而其各類型移民在一個迴圈中交互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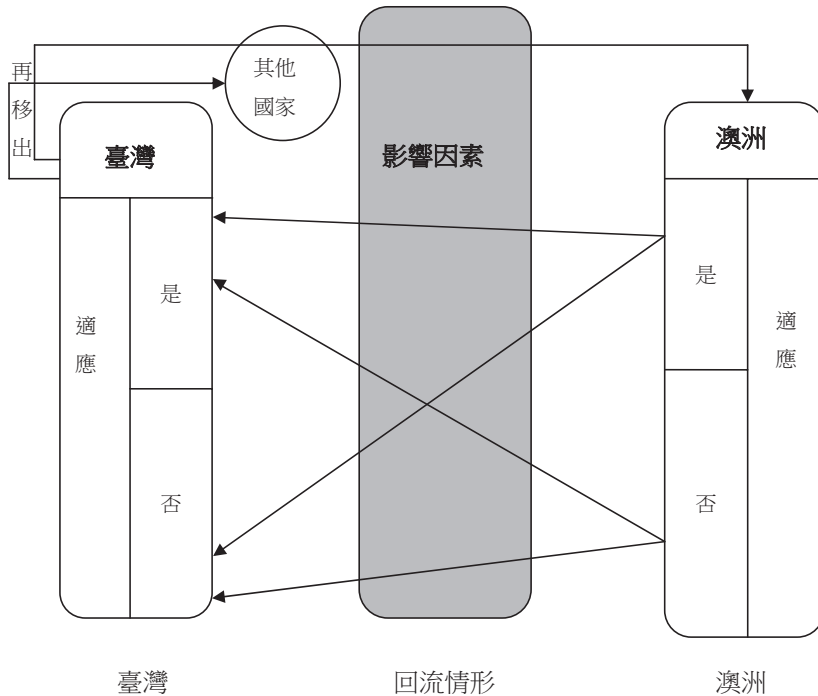


圖5 研究架構圖

三、受訪樣本基本特徵分析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以滾雪球 (snow-balling) 的抽樣方法取得。在樣本不斷擴充後，研究者也考慮到性別、職業、樣本相似度等研究物件篩選的平衡性，如此共取得22位澳洲回臺年輕移民接受訪談。¹¹

本研究共計訪問22位受訪者 (男性9位，女性13位)，訪問時年齡由24歲到36歲，平均年齡為29歲。已婚5人，未婚17人。移出時間分佈在1986至1992年間。而移民時的年齡最小8歲，最大24歲，多在

11 2005-2010年間，由徐榮崇、廖珮君、林淑惠、鍾佳君、陳盈秀等人，在行政院國科會及僑委會計畫支持下，系統性的在臺北、布里斯本、溫哥華及多倫多等地，針對澳洲及加拿大的第一代及一點五代年輕移民以滾雪球 (snow-balling) 的抽樣方法，取得多筆訪談稿並建立資料庫。本研究採用的資料即取自該資料庫中針對澳洲回臺年輕移民的相關訪談稿。

13-15歲，學歷多是國中。平均居澳時間約9.5年，回臺後學歷多大學以上。

四、樣本資料分析發現與歸納

本研究在質性資料上，是將訪談錄音謄寫為逐字稿，並依照訪談大綱的脈絡做一粗略的分類，將受訪者的一段話，或一個句子中，能表達一個完整概念的先加以分割，再依資料設定劃出相關的意義單元（units），並將屬性相近的相關意義單元，加以群聚（cluster）歸類，然後嘗試合併為更廣的核心主題，找出相關的影響因素，嘗試去發現他們在回流過程中不同面向的觀點。

透過質性訪談的資料分析與歸類，本研究歸結影響年輕移民回臺相關因素包括就業環境、社會網絡、家人團聚、接掌事業、父母態度、學科類別、語言能力、婚姻需求和個人特質等，並進一步將影響因素歸類為環境、家庭與個人等不同尺度的主要影響因素，各影響因素相關情形如表5所示。

過去對於質性研究的分析，其方法多只在歸結因素後即就其分析架構進行論述，並忽略因素與因素間的交互關係。導致在處理因素間相互影響的部份發生困擾。故本研究更進一步將分析過程進行延伸，加上因素交叉分析步驟及影響分析，使討論能夠更深入。

表5 本研究影響因素編號表

主要影響因素（main-factor）	次要影響因素（sub-factor）
環境因素	1. 就業環境
	2. 社會網絡
家庭因素	3. 家人團聚
	4. 接掌事業
	5. 父母態度
個人因素	6. 學科類別
	7. 語言能力
	8. 婚姻需求
	9. 個人特質

五、影響因素交叉分析

接下來，本研究將上述資料分析後，歸結重要的議題，用一個矩陣（matrix）將影響的因素（factors）或被重視的問題列出，並進行交叉分析，以探討因素之間是否有交互影響，或是有新的發現（Barrow 2000; Ip 2004, 2005）。因此，我們將對這些成果進行影響分析，從在澳洲的適應情形、回臺過程和在臺灣的適應情形三方面，經由因素的交叉分析，期待能對各個面向的影響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一）在澳洲的適應情形

本研究將上述適應情形透過交叉分析（見表6），找出交互影響因素。更廣泛的討論年輕移民在澳洲的生活適應情形（見表7）。

（二）回流過程

以下將回流因素透過交叉分析（見表8），找出交互影響因素。更廣泛的討論年輕移民在回流過程的情形（見表9）。

表6 在澳洲適應交叉分析表

		澳洲的生活適應								
		環境因素			家庭因素			個人因素		
		1	2	3	4	5	6	7	8	9
澳洲的生活適應	環境因素	1	×			×	×	×		×
		2				×		×		×
	家庭因素	3				×				×
		4				×				×
		5					×		×	×
	個人因素	6					×			×
		7						×		×
		8							×	×
		9								×

表7 在澳洲的適應交叉分析之解釋

影響因素1	影響因素2	交叉分析之解釋	後續發展
1. 就業環境	2. 社會網絡	就業機會與社會網絡有關 就業升遷的障礙，澳洲就業機會不多及雇主 多選擇同族裔員工的保護主義，影響了個人 適應	通常會在同族裔的事業中就業
1. 就業環境	5. 父母態度	父母態度影響就業	通常因父母保護，使子女無法獲得工作經驗 而失去就業機會
1. 就業環境	6. 學科類別	個人就讀科系的不同，會影響其就業機會	就業與否與生活適應差，影響未來返臺就業
1. 就業環境	7. 語言能力	英語能力不如當地人，降低就業機會 具備中文能力，增加就業機會	英語能力好，多跨族裔工作機會；英語能力 差，單族裔工作機會；中英文語能力佳，就業 機會增多
1. 就業環境	9. 個人特質	個人內在文化。如：東方人比西方人刻苦耐 勞和瞭解亞洲文化背景，增加個人就業上的 優勢	在澳洲臺裔背景會增加就業競爭力
2. 社會網絡	5. 父母態度	父母態度影響對澳洲初期的印象 父母態度影響社會網絡 父母態度影響交友對象	父母對其在澳洲的適應扮演重要角色
2. 社會網絡	7. 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有助於建立跨族裔社會網絡的建立	增加了在澳洲適應的機會
2. 社會網絡	9. 個人特質	呈現中西文化個人混雜式的文化風格 社會網絡的建立，會受到個人年齡、出國經 驗、個性、環境等特質的影響	混雜式的文化風格讓他們更具跨族裔能力
3. 家人團聚	5. 父母態度	父母空中飛人，單親教養，影響生活適應	如不能突破，可能提早回臺
3. 家人團聚	9. 個人特質	家庭分割二地，缺乏家庭生活	影響生活適應，如不能突破，可能提早回臺

表7 在澳洲的適應交叉分析之解釋 (續)

影響因素1	影響因素2	交叉分析之解釋	後續發展
4. 接掌事業	5. 父母態度	接掌事業受父母態度影響 一切準備均為接掌事業而安排	影響未來是否回臺
4. 接掌事業	9. 個人特質	個人是否有意願接掌事業	影響未來是否回臺
5. 父母態度	6. 學科類別	父母期望影響個人就讀科系 擇偶條件和父母態度有關	如父母與子女喜好不同，易發生爭執 父母多尊重小孩婚配喜好 如堅持選擇同族裔的對象，則會選擇回臺
5. 父母態度	8. 婚姻需求	父母態度影響對中華文化傳統觀念	多正向保持中華文化傳統觀念
6. 學科類別	9. 個人特質	個人就讀科系，受個人喜好所影響	如與父母態度不同，易發生爭執
7. 語言能力	8. 婚姻需求	語言能力有助於進行跨族裔婚配	在澳洲跨族裔結婚後，將減低回臺的意圖
7. 語言能力	9. 個人特質	語言能力影響個人學習信心	影響個人生活適應
8. 婚姻需求	9. 個人特質	擇偶條件和個人特質有關	會影響其決定是否回臺擇偶

表8 回流因素交叉分析表

		回流意向								
		環境因素			家庭因素			個人因素		
		1	2	3	4	5	6	7	8	9
環境因素	1	█				×	×	×		×
	2	█	█			×				
	3	█	█	█	×	×			×	×
家庭因素	4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個人因素	7	█	█	█	█	█	█	█	×	
	8	█	█	█	█	█	█	█	█	×
	9	█	█	█	█	█	█	█	█	█

（三）在臺灣適應情形

以下將在臺灣適應情形透過交叉分析（見表10），找出交互影響因素。更廣泛的討論年輕移民在臺灣適應的情形（見表11）。

六、建構交叉影響關係圖

接下來，將會以交叉分析結果為依據，建構一個交叉影響關係圖，試圖將各影響因素進行歸納，建立可能的層級、交互影響的關係圖（見圖6、圖7、圖8）。

肆、研究結果

接下來，我們從圖6、圖7、圖8的交叉影響結構圖，分析各尺度之影響因素：環境因素（社會網路、就業環境）、家庭因素（家人團聚、父母態度）、和個人因素（學科類別、語言能力、婚姻需求、個人特質）等因素之間的關係，並對於分析後衍生出可能的發展，從在

表9 回流因素交叉分析之解釋

影響因素1	影響因素2	交叉分析之解釋	後續發展
1. 就業環境	5. 父母態度	通常子女在臺或澳就業，會順從父母的意見或安排	工作經驗缺乏不容易找到工作
1. 就業環境	6. 學科類別	不同學科類別與不同就業環境，影響回流的意向	專業的學科（法、醫），多會留在澳洲就業；通識的學科（商），會回臺灣就業
1. 就業機會	7. 語言能力	相對於臺、澳二地就業環境，個人英語能力在臺是優勢	返臺就業
1. 就業環境	9. 個人特質	就業升遷的障礙、就業機會不多以及雇主保護主義讓個人難以適應，增加回流個人對臺灣就業環境的好感	返臺就業
2. 社會網絡	5. 父母態度	父母提供社會網絡有助於返臺就業	回流臺灣
3. 家人團聚	4. 接掌事業	回家團聚並接掌事業	回流臺灣
3. 家人團聚	5. 父母態度	父母要求回臺家庭團聚	回臺就業
3. 家人團聚	8. 婚姻需求	回臺找尋對象並與家人團聚	回流臺灣
3. 家人團聚	9. 個人特質	對臺灣的個人喜好加上為了家人團聚	回流臺灣
4. 接掌事業	5. 父母態度	父母要求回臺接掌事業	回流臺灣
4. 接掌事業	6. 學科類別	個人就讀科系，和未來回臺接掌家庭事業有關	返臺接掌家庭事業
5. 父母態度	6. 學科類別	個人選讀學科受父母態度影響	
5. 父母態度	8. 婚姻需求	父母要求回臺找尋對象	回流臺灣
5. 父母態度	9. 個人特質	順從父母意見	回流臺灣
6. 學科類別	7. 語言能力	因語言能力，年輕移民喜讀數理或商科	讀數理或商科比讀法、醫較可能返臺就業

表10 在臺灣適應情形交叉分析表

		在臺灣適應情形									
		環境因素			家庭因素			個人因素			
		1	2	3	4	5	6	7	8	9	
在臺灣適應情形	環境因素	1	█					×	×		×
		2		█					×		
	家庭因素	3	█	█							
		4			█						
		5				█					
	個人因素	6	█	█	█	█					
		7					█				
		8						█			
		9								█	×

澳洲時的適應、回流的過程及返臺後適應的進程提出結論，並做出最適當的評論。

一、回首去時路——在澳洲的適應

其實，年輕移民大多是別無選擇且懵懵懂懂跟著父母一起移民的被動移民（passive mover）。父母決定了一切也安排好了所有。雖然父母親在決策過程當中為子女們做了相當多的考慮，但對他們而言，仍有許多不同的壓力與適應問題。

（一）社會網絡與就業

臺灣年輕移民在澳洲就業環境中適應情形，左右著他們是否考慮離開澳洲另謀高就。

由於社會網路的建立有助於移民適應，並建立移民在移入地的社會資本（徐榮崇 2009b），也是他們是否能成功適應移入社會的關鍵。因此，討論影響社會網路建立的因素是需要的。首先，社會網路的建構與父母的態度有關，因為臺灣父母會限制子女的交友對象也會

表11 在臺灣適應情形因素交叉分析及再流動之解釋

影響因素1	影響因素2	交叉分析之解釋	後續發展
1. 就業環境	6. 學科類別	<p>× 國外學歷有助於在臺就業</p> <p>× 獲得較高報酬或職缺，有助於在留臺灣工作</p>	<p>獲得較高報酬或職缺，有助於在留臺灣工作</p> <p>獲得較高報酬或職缺，有助於在留臺灣工作</p>
1. 就業環境	7. 語言能力	<p>× 相對於臺、澳二地就業環境，個人英語能力在臺是優勢</p> <p>× 官僚作風、封建，和上司距離非常遙遠，工作時間長與待遇不成正比，不喜歡僵化的打卡制度，工作壓力大且是責任制，不懂臺灣企業文化與人情世故和同事在文化經驗、觀念上不同</p>	<p>對臺工作環境的不習慣，導致再離開臺灣的意圖</p> <p>對臺工作環境的不習慣，導致再離開臺灣的意圖</p>
1. 就業環境	9. 個人特質	<p>× 中文程度停留沒有進步，面對引用成語或文言文的困難，影響就業適應</p> <p>× 個人對地點的不熟，影響就業適應</p> <p>× 還沒當兵，企業不愛，影響就業回臺就業機會</p>	<p>對臺工作環境的不習慣，導致再離開臺灣的意圖</p> <p>對臺工作環境的不習慣，導致再離開臺灣的意圖</p>
2. 社會網絡	7. 語言能力	<p>× 語言能力加上對英語世界與社會網路的熟悉</p>	<p>增加了在臺就業的優勢，有助於在留臺灣工作</p> <p>再回流澳洲</p>
7. 社會網絡	9. 個人特質	<p>× 因移民的關係，回來時有一段時間沒朋友重新建立人際網路，影響回臺就業適應</p> <p>× 對生活環境的不適應</p> <p>× 對社會文化的適應</p>	<p>再回流澳洲</p> <p>再回流澳洲</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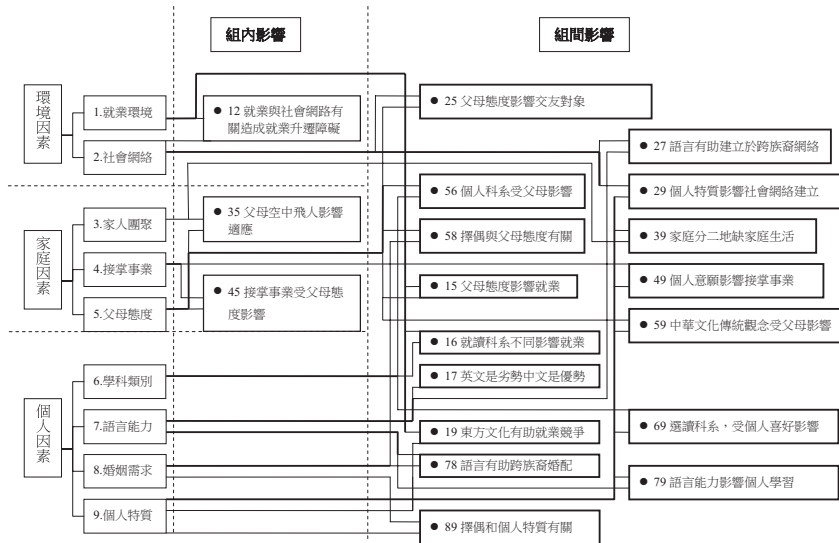


圖6 影響澳洲臺灣年輕移民在澳洲適應因素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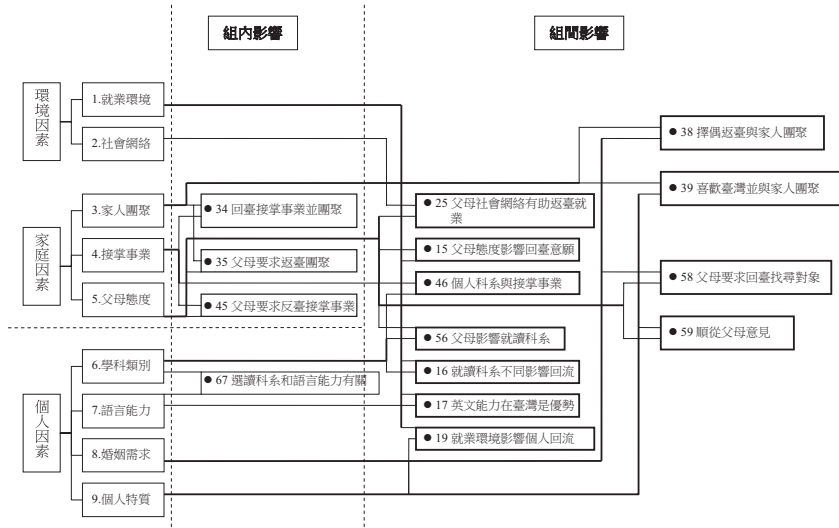


圖7 澳洲臺灣年輕移民回流過程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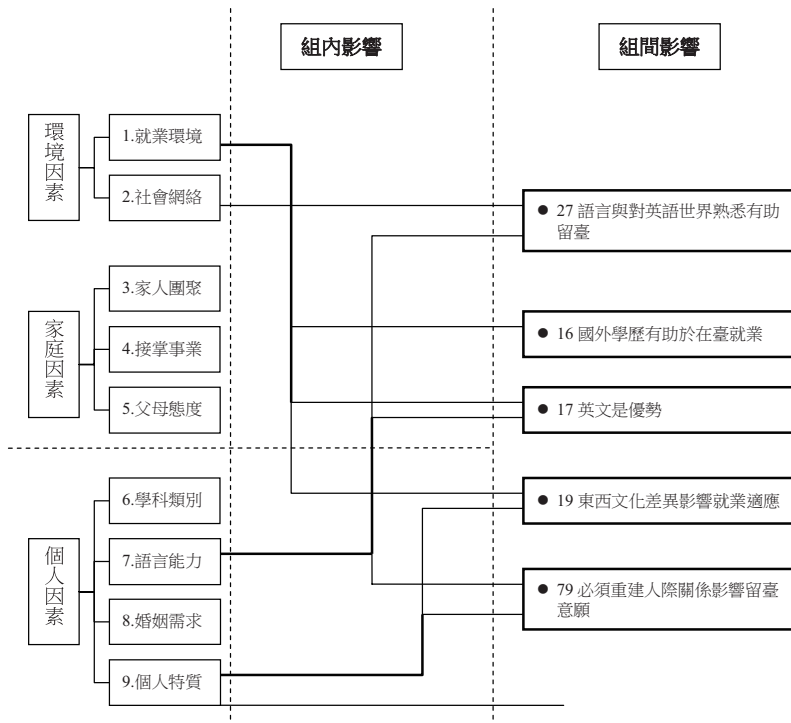


圖8 影響澳洲臺灣年輕移民在臺灣適應因素關係圖

干涉子女的社會關係的建立，這讓年輕移民在建立自我的社會網絡時受到限制。再則，也與語文能力有關，因為語言能力越強，文化接受越高，越能跨越族裔結交朋友，而擁有越跨族裔及越多語言的社會網絡。再來，社會網絡的建立受到移民本身的年齡、居住國外經驗、個性和環境等個人特質影響。故而，年輕移民擁有越強的社會網絡，可累積越多的社會資本，就越能有更多且穩定的就業環境。在就業升遷障礙，就業機會不多及在雇主保護主義的澳洲求職，社會網絡的建立更加重要。但是，許多年輕移民常因社會網絡較為侷限而導致在就業上遇到瓶頸，這讓他們通常會在澳洲社會中選擇在相同族裔的事業中就業，或選擇回臺或到第三地就業。

另外，父母的態度也影響了年輕移民的就業情形。父母通常會因自己的期望或希望接掌事業，要求子女選讀自己期望的科系，如醫學、法律或商科（雖然這常因小孩與家長不同意見而發生衝突）。為了讓子女在學業上滿足自我期望，大多父母為子女打點一切，只要求子女認真讀書，這讓子女無法獲得工作經驗而降低就業機會。同時不同的科系與未來就業類別相關，這會影響未來在澳洲大環境中是否順利就業與適應，這也影響了回流意願。

同時，語言也是影響因素之一。由於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多在臺灣接受語文啟蒙教育。在缺乏文化刺激下，英語能力始終不如當地澳洲人，這讓他們在就業職場上較為吃虧。這情形導致英語能力越好，越多跨族裔工作的機會；英語能力越差，則越多在自己相同族裔的場合工作。倘使中、英語能力俱佳，就業機會則更多。

（二）家人團聚與父母態度

對於年輕移民而言，家庭在移民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父母的態度。因為家庭不僅在精神上提供家庭成員歸屬感和安定的力量，給予安慰和依靠；在物質上提供金錢的援助，使家人的生活不虞匱乏。家庭也在生活常規上給予指導和提醒，幫助正確價值觀的養成，具有約束力；並且在異文化的環境之下，保存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因此，家庭對臺灣年輕移民適應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移民澳洲的臺灣家庭，多屬一家分居兩地的「單棲媽媽」或「空中飛人」家庭結構。單親教養以及家庭分隔兩地，缺乏家庭生活，影響了生活適應，如不能突破，則可能提早回臺。另外，有些父母會要求他們回臺接掌事業或為婚姻而返臺找對象結婚。雖然，年輕移民婚姻需求是促使他們回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還是要考慮個人對婚配對象的喜不喜歡。對於婚配對象而言，語文能力越強者跨族裔婚配機會越大，返臺機會則越小。

二、要不要回臺灣——一個比較後的結果

對臺灣出生在澳洲受教育的一點五代移民而言，一方面有著對臺灣的憧憬，一方面又有著對澳洲的依戀。所以當他們決定回流臺灣之前，都曾經對自己的優劣勢做過一番評估。

（一）選讀學科類別與回流

由於臺、澳兩地的就業環境不同，所需要的人才種類也不同，因此年輕移民們在澳洲就學時選讀的科系就成為影響他們回流決策的考慮因素之一。

在澳洲主修商科和資訊等相關科目的年輕移民們會傾向回流臺灣找尋更好的工作機會。因為這些科目所包括的產業廣，工作機會多。而主修醫、農、文、法者則通常會選擇留在澳洲，因為醫科、法律等專業技術人才，在臺、澳二地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隔閡，市場連結亦困難，同時待遇也有相當的落差，故而多半繼續留在澳洲執業。而主修農科和文科者則是因為在臺灣的發展機會較少，所以也傾向於不回流。

年輕移民們之所以選擇這些科系，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部分受訪者也提到語言因素的影響。臺灣移民小孩到了澳洲之後，通常在數理科目的表現上較為優異，原因之一是臺灣的數理教育紮根較深、學習較早，原因之二則是因為數理科目中的一些符號和運算都是世界共通的，不會用到太難的字彙。對移民小孩而言，文學遠比數理科目更為艱深，需要更好的英文程度，因此他們會放棄選讀文科，而選擇對他們而言較不困難的商科、理工或其他科目。當然，父母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許多小孩所選的學科是父母的期望。

（二）語言能力是優勢還是劣勢

對外貿易是臺灣重要的經濟基礎，因此企業界普遍需要英語能力好的人才以便和國外溝通連繫。故而具備優勢的流利雙語能力正是年

輕移民們回臺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他們的海外經驗不僅培養了流利的英語能力，也讓他們更瞭解西方人的想法和做事的方法，知道如何和西方客戶進行協商，這正是臺灣企業所需要也重視的。加上他們同時具備中文聽、說的溝通能力，更有助於他們在臺灣工作就業。因此，他們在找工作時，多半會找外商公司或是工作上負責與國外溝通的職務，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

在澳洲方面，年輕移民雖然英文不錯，但相對於以英語為母語的澳洲當地人而言，英語能力卻成為他們的劣勢。雖然同樣也有需要中、英雙語能力的工作，尤其是當前中國經濟崛起的時刻。但是這方面的工作畢竟有限，不足以滿足澳洲年輕移民的需求，因此他們還是會考慮回臺就業。

（三）就業環境和回流

受到缺乏工作經驗、語言能力不足、歧視的影響，年輕移民在澳洲就業時面臨了困難（徐榮崇、齊力 2004）。

對臺灣的家長而言，子女只要把書讀好，不用操心任何事情。這讓他們在需要工作經驗的西方世界，找不到工作。或者，即使有工作機會，澳洲當地人還是在語言和種族間文化差異問題上，比臺灣來的年輕移民佔優勢。而且在升遷上，由於雇主的保護主義，仍有「玻璃天花板」的隱形障礙。

因此，年輕移民們回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及發展。在臺灣，他們的優勢得以發揮，劣勢得以迴避，可以磨練自己的工作經驗，也可以有更公平的升遷管道和機會。當然，父母的安排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四）家人團聚和回流

正如前述，一家分居兩地的「單棲媽媽」或「空中飛人」的家庭型態是在澳洲臺灣移民家庭的特徵之一。因此年輕移民們會為了家人團聚的理由，而回流臺灣。

有人要為了要接掌家族事業，刻意讀書時就讀和經營企業有關的科目，等到學業完成後就回臺，不會考慮在澳洲找工作。有人在順從父母（尤其是父親）的意思下返臺團聚。雖然他們已受到西方教育，但仍保持著傳統的家庭觀念。

（五）婚姻需求和回流

澳洲臺灣年輕移民多表示，以後的結婚對象仍會以臺灣人為優先考慮。他們希望未來的對象是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例如：出過國、在國外生活過、移民過、會講英文的。因為背景相似或有過類似經驗的人，能夠和他們有共同的話題，也能夠瞭解他們身處兩地文化間一些矛盾的處境。另外，年輕移民們在選擇結婚時，也會將家人的因素考慮在內，因此，他們會希望未來的對象是能和父母溝通、會講中文的人。所以，他們多會回臺尋求結婚對象。

三、面對新生活——回流後

一點五代的年輕移民本身就在臺灣出生，在臺灣生活後再隨父母出國居住一段時間後，然後再回國。這是一段生命史中不同生命週期的歷練，也是不斷調適、適應、再調適、再適應的過程。回到臺灣後，他們是不是就在臺灣安身立命了呢，還是將臺灣當成一個蟄伏之地？接下來透過他們訴說在臺灣工作適應的情形，我們不但可以窺見臺、澳兩地在職場文化上的不同，更可以瞭解年輕移民在接受西方教育後觀念上受到的影響和轉變。

（一）就業的適應

當他們回臺就業後，多半會選擇和自己在念書時的主修有關的行業，而在選擇工作時，會特別去找需要用到英語能力的工作，以突顯自己的優勢。所以即使在國內的企業工作，他們也大多負責與國外客戶接觸洽商的職務。

即使年輕移民具有這樣的優勢，他們在職場上仍然有許多文化的不適應。¹²他們在海外生活多年，接受澳洲的教育並受到澳洲社會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們在返國前少有在臺灣的工作經驗，因此在思考模式和行事風格上，很自然地是受到澳洲的影響，而與臺灣的職場文化有所不同。例如：許多受訪者都提到「生活和工作不應該劃上等號」。在澳洲，人們重視休閒生活，也投資許多金錢在從事休閒活動上，他們會清楚地劃分工作和休閒的時間，因此不會有假日工作或是經常超時加班的事情產生。另外，許多受訪者都是抱著回臺學習工作經驗的心態回來，所以當他們熟悉一家公司或是一種產業之後，覺得已經學不到什麼東西，就會換工作甚至轉換跑道，相較之下，他們比較具冒險犯難的精神。

年輕移民認為自己在接受西方教育之後，最大的不同是能用更開闊的心來看待事情。而且，他們認為自己在面對問題時能夠用更多元化的角度來思考，具有世界觀和國際視野、思考邏輯清楚、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想法的表達上更大方更流暢、勇於說出自己的想法等。

（二）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再適應

年輕移民回臺初期，在生活及社會文化上發生許多不適應¹³情形，除了必須適應臺灣的工作環境，還必須面對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再適應。他們透過保有中文與英文世界的社會網絡，保持澳洲的生

12 他們對於臺灣職場文化上不習慣或不適應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幾項：工時太長、常需加班、工作即生活、長官與下屬間職級差別明顯、老闆永遠是對的、人脈重要，有人會去拉關係走後門、講話不能太直接等。另外還有些人遭遇到的困擾是語言的問題，像不會講閩南語，中文說不好、寫不好，或者因為說話常夾雜英文而受到排擠。

13 不適應的問題有：覺得交通狀況混亂（例如不敢過馬路、不敢開車）、車子太多、空氣品質不好、居住空間狹小、人口密度高、生活步調快、剛回來時缺乏朋友、沒有歸屬感、臺灣人對政治太狂熱、新聞媒體太過渲染不夠專業、覺得臺灣環境較亂、剛回臺時無法瞭解臺灣流行的話題、剛回臺時一段時間語言轉換不過來、人際之間有隔閡、（女性）回臺後受到家庭的約束太大等。

活記憶，也開始建立他們在臺灣的人際關係。其實，不同年齡出國的他們，返臺後有著不同的在適應程度，越小離開臺灣的臺灣移民對於臺灣的記憶與文化越加模糊，在生活上則越需要適應。同時，生活的適應與年輕移民的認同也有關聯，對臺灣越認同，適應越好。

（三）未來企圖

年輕回流移民多半表示：未來生涯規畫的重心會放在事業上，有的人表示回流後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澳洲的生活，決定未來會回澳洲定居；有的人滿足於目前工作的成就感，選擇繼續留在臺灣就業；有的人表示已結婚，目前並不考慮移動；有的人表示將以臺灣為基地，延伸到澳洲或其他地區；也有人表示，只要有好的發展就願意去嘗試，而不限定發展的區域。但是在下一代教育和退休生活規畫方面，他們則傾向於和他們的父母做相同的決定，留在教育環境和居住環境品質較好的澳洲。

伍、結論

本研究除了以傳統的內容分析法針對訪談內容做出歸類與整理外，亦針對因素與因素間交互影響做出更深入的討論，進而架構出關係圖，並以此提出結果。希望能提出一個新的研究及分析的方法，增進質性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回到本研究主要處理的問題，「這些臺灣年輕移民選擇再回來臺灣的動態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而我們要如何看待「回流」這件事？

因為語言能力和文化瞭解的不足，使得臺灣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在臺、澳二地分別遇上了不同問題，導致就業適應也發生問題。在澳洲，英文能力不足、無法融入澳洲文化及族裔背景，讓他們缺乏了澳洲社會的網絡連結，進而減低了獲得資訊的速度與機會，更難獲得人

脈的建立，使得許多年輕人想回臺灣試試機會。在臺灣，反而是職場文化的不習慣，導致人際關係建立上遭遇困難，在職場上發生一些不適應情形，又讓他們還是覺得澳洲好。當然，父母也會遺傳上一代建立的社會網絡，讓子女們在生活與就業適應上較為順利。

家庭的對小孩的期望，尤其是父母的態度，往往左右了年輕移民在移動的動機與方向。家長期望小孩的價值觀與對小孩「母國文化」的描述，對年輕移民對臺灣的想像起了作用。同時他們被賦予的家族任務「接掌事業」，會間接的影響到他們大學讀書的科系類別，再影響到他們在臺、澳間流動的選擇。而另一個「傳宗接代」的任務，也促使了他們返臺的動能，但如果真的在臺結婚，便可能減少了他們再移動的機會。

對於「回流」，已有許多研究從「迴圈」的概念來討論移民在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動態與流向（Hugo 2008; Ip 2006; King and Skeldon 2010），本研究也同意此「迴圈」的概念，並認為「回流」是存在於此迴圈中的一個步驟，而整個迴圈則是一個動態過程，這也是本文題目「移動之民」的主要意涵。對於年輕移民而言，他們可能和上一代在同一期程中進入「回流」的程序而自澳洲向臺灣移動，然而上、下二代各自的移民動機與生命週期，可能讓兩代間所展現出的「迴圈」型態大不相同。他們選擇回來臺灣的決策，在社會（如就業，社會網絡）、家庭（如家人團聚、接掌事業、父母態度）、及個人（如學科、語言、婚姻及特質）等因素中找到一個好的理由及方式來進行移動，移動的動機與型態並不是固定不變，而是因素間交互作用加上時間的結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會隨時改變他們移動意圖、方向與途徑。正如Faist（2000）所提出的社會空間理論，他們視全球為同一個空間結構體，並在其中尋求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和地區。或許，當臺灣就業環境不再吸引時，他們離開澳洲後未必是選擇「回流臺灣」，而是移向第三地，這情形在統計數字上是可以證明的（見表1），也呼應了Hugo（2008）和King and Skeldon（2010）的模式。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深刻體會到人與人之間可貴的短暫交集，與受訪者的對談當中，不僅讓研究者對這群年輕移民的移民後適應、回臺過程以及回臺後適應情形有了一番瞭解和認識，也開拓了研究者的心靈視野。對於年輕移民，經濟的考量與未來的發展是比社會認同與文化認同來得重要，他們跨國性的動能高，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有國際性的移動。他們在面對臺灣與澳洲之間適應與不適應的矛盾中，考慮的不是單一因素的線型思維，而是一個動態過程，是多重因素間的交互結果。

或許，我們應重新思考年輕移民對「移民」和「回流」的思維。我們所認為的回來臺灣，對他們而言是「移民」，而再次回到澳洲對他們而言才是真正的「回流」。而其回流應不只是回流的單向過程，而是一個雙向的流動，甚至是多向的流動過程。因此，用「移動之民」來表述這群年輕移民，應是比單用「移民」二字來的恰當吧。

參考文獻

- 令狐萍（2001）從臺灣留美學生模式的變化看臺灣社會的現代化。見盧漢超主編，*臺灣的現代化和文化認同*，頁179-207。臺北：八方文化。
- 余德慧、顧瑜君（1991）四個留學生的漫漫心路。見余德慧、顧瑜君主編，*中國人的海外情結*，頁1-51。臺北：張老師。
- 林慧蘭（2002）我國海外高級科技人才返國工作動機與適應之研究——以工研院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 姜蘭虹、徐榮崇（2001）澳洲臺灣移民居住地選擇的初探。*南方人口*，16(3): 6-15。
- 姜蘭虹、徐榮崇（2003）澳洲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臺北：僑務委員會。
- 徐榮崇（2002）當代澳洲的臺灣移民——兼論香港與大陸移民。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15: 137-157。
- 徐榮崇（2006）澳洲臺灣移民在遷徙過程中的問題、調適與適應。見夏誠華主編，*海外華人歷史與經濟發展*，頁89-118，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 徐榮崇（2009a）臺僑在澳洲之生根與發展。*華人研究國際學報*，1(2): 75-102。
- 徐榮崇（2009b）澳洲臺灣移民的回流型態、意向與適應。見夏誠華主編，*新世紀的海外華人變貌*，頁11-24，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 徐榮崇、姜蘭虹（2004）澳洲臺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人口學刊*，28: 81-107。
- 徐榮崇、齊力（2004）加拿大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黃光國（1988）臺灣留學生出國留學及返國服務之動機——附論儒家傳統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6: 133-167。
- 廖珮君（2005）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新煌、周素卿、陳東昇、曾熾芬（1994）臺灣地區移民及其在美國的調適過程與回流轉向：以洛杉磯及紐約為例。臺北：僑務委員會。
- Barrow, C. J. 2000.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rnold.
- Brody, E. B. 1970.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Pp. 13-21 in *Behavior in New Environments Adapt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edited by E. B. Brod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erese, F. P. 1974.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outhern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8(2): 245-262.
- Chiang, L. H. 2011. "Staying or Leaving: Taiwanese-Chinese Making Their Homes in New Zealand." Pp. 102-137 in *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edited by M. Ip.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L. H. N. and C. H. S. Yang. 2008. "Learning to Be Australian: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of Young Taiwanese-Chinese Immigrants in Melbourne, Australian." *Pacific Affairs* 81(2): 241-258.
- Chiang, L. H. N. and L. Kuo. 2000. "An Examin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9(4): 459-481.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a. "Emigration 2005-2006."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pdf/emigration2005-6.pdf> (Date visited: July 20,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b. “Emigration 2006-2007.”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pdf/emigration_0607.pdf (Date visited: July 22,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c. “Settler Arrivals 2006-2007.”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settler-arrivals/settler-arrivals-0607.pdf> (Date visited: July 22,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8a. “Immigration Update 2006-2007.”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immigration-update/update_june07.pdf (Date visited: July 21,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8b. “Emigration 2007-2008.”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pdf/emigration_08.pdf (Date visited: July 20,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9. “Emigration 2008-2009.”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pdf/emigration-2009.pdf> (Date visited: July 22,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10a. “Emigration 2009-2010.”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pdf/emigration-2009-10.pdf> (Date visited: July 22,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10b. “Immigration Update 2009-2010.”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immigration-update/update-2009-10.pdf> (Date visited: July 22,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11. “Immigration Update 2010-2011.”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immigration-update/update-2010-11.pdf> (Date visited: July 21,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2002.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No. 21, 1999-00.”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consolidated-statistics/consol21.pdf> (Date visited: July 23, 2012).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2003. *Immigration Update 2001-2002*. Canberra.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2004. "Immigration Update 2002-2003."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immigration-update/update_june03.pdf (Date visited: July 23, 2012).
-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ner, N. 2002. "Second-Generation Transnationalism, Then and Now." Pp. 242-252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ouron, G. E. and N. Glick-Schiller. 2002. "The Generation of Identity: Redefi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With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p. 169-207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erstle, G. 1999. "Liberty, Coercion, and the Marking of Americans." Pp. 275-293 in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edited by C. Hirshman, P. Kasinitz, and J. DeWi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lick-Schiller, N., L. Basch, and C. Blanc-Szanton. 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Pp. 1-24 in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edited by N. Glick-Schiller, L. Basch, and C. Blanc-Szanton.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Gmelch, G. 1980. "Return 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9: 135-159.
- Guo, F. and R. Iredale. 2003. "The View from Australia." Pp. 26-45 in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edited by R. Iredale, F. Guo, and S. Rozario.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Hugo, G. J. 2008. "In and Out of Australia: Rethinking Indian and Chinese skilled Migration to Austral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3(4): 267-291.
- Inglis, C. and C. T. Wu. 1994. "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Sydney." Pp. 197-214 i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Chinese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 edited by R. Skeldon. New York: M. E. Sharpe.
- Ip, D. 2004. *Logan Women's Health Centre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Brisbane,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Ip, D. 2005. *Boggo Road Busway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Brisbane,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Ip, D. 2011. "Simultaneity and Liminality: Identity Anxieties of 1.5 Generation Chinese Migration in Australia." Pp. 163-182 in *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edited by M. Ip.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Ip, M. 2006. "Returnees and Transnationals: Evolv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PRC)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3: 61-102.
- Kee, P. and R. Skeldon. 1994.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in Australia." Pp. 183-196 i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Chinese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 edited by R. Skeldon. New York: M. E. Sharpe.

- King, R. 1986.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Pp. 1-37 in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edited by R. King. Kent, UK: Croom Helm.
- King, R. and R. Skeldon. 2010. "'Mind the Gap!' Integrat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 1619-1646.
- Kivisto, P. 2001.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4): 549-577.
- Levitt, P. 2002. "The Ties That Change: Relations to the Ancestral Home over the Life Cycle." Pp. 123-144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vitt, P. and M. C. Waters. (eds.) 2002.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y, D. and A. Kobayashi. 2005. "Back to Hong Kong: Return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Sojourn?" *Global Networks* 5(2): 111-127.
- Light, I. 2001.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d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0(1): 53-79.
- Pe-Pua, R., C. Mitchell, R. Iredale, and S. Castles. 1996. *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 Canberra,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 Ravenstein, E. 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48(2): 167-227.
- Skeldon, R. 1994. *Reluctant Exiles? –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New Yor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 P. and L. Guarnizo. (eds.) 1998.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London: Transaction.

- Virtanen, K. 1981. "Counter-Current: Finns in the Overseas Return Migration Mov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Finn Forum Conference. Toronto, Canada, November 1-3.
- Wong, L. L. 2004. "Taiwa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nada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2): 113-152.
- Wu, C. T., D. F. Ip, C. Inglis, I. Kawakami, and K. Duivenvoorden.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 Comparison of Settle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Pp. 391-422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E. Sinn.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Zipf, G. K. 1946. "The P_1P_2/D Hypothesis: On the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 667-686.

“Returning Migrants”: The Movement and Adaptation of Taiwanese One and a Half Generation Migrants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alia

Jung-Chung Richard Hs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and movement of 1.5-generation Taiwanese immigrant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aiwan under the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ism.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se are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of twenty-two young Taiwanese immigrants who have settled in Brisbane, Sydney and Melbourne to investigate in detail the factors of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actors is analysed by cross matrix, and the relation tree is formed to conclude the scenario.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adaptation experience of the 1.5-generation Taiwanese migrants in Australia and Taiwan. These migrants mainly interworked by different scale factors of “Social,” “Family” and “Individual” and constructed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moving decision while engaging in transnationalism. They also need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network for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richard@mail1.tmu.edu.tw

Received: August 13, 2012; accepted: February 6, 2013.

dynamic strategies of the young migrants behind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Keywords: return migration, Australia, migration, adaptation, circular migration

